



張茂龍 主編

中国女兵传奇

江蘇人民出版社



中国
女兵
传奇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苏) 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 中国女兵传奇
主 编 张茂龙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8
印 数 1—5000册
字 数 283千字
版 次 199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856—4/I·73
定 价 5.3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國英雄
馬賊爭先

張登祥

中國女兵

楊得志

一九九〇年七月

目录

中国女兵传奇

战争不能没有女性	(1)
中央军委一号台女兵纪事	(33)
“月亮姐儿”	(45)
拉萨女兵小景	(57)
第一代女航空兵纪事	(66)
第一代“哥曼德”女兵	(81)
战地女神	(108)
女人的星系	(124)
苗岭侗寨的第一位女军官	(149)
军中么姑娘	(168)
一线情丝系赛场	(183)
一个骄傲的女上尉	(194)
一个女兵在特区的经历	(206)
一个女兵的爱情故事	(222)
世界屋脊上的“娘子军”连	(231)
魔鬼域的天使们	(243)
中国武官的女儿	(263)
“无冕之王”浪漫曲	(276)
“白衣天使”突破“男儿国”	(288)

扼住命运的喉咙·····	(297)
永恒的生命赞美诗·····	(306)
天地间走来个小小的我·····	(320)
阿尔泰山的女神·····	(333)
一个女兵的童话·····	(347)

战争不能没有女性

戴庆中 陈亦兵

战争的性别是雄性的。传统的巾帼英雄是男人式的女人。

她们——28名年轻的女兵，经历了战争，成了英雄，但她们不是男人式的女人，而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女人。

野性的目光

全副武装的团队以摩托化行军向战区开进。

险峻的滇南边陲山路，一侧是陡峭的石壁，一侧是悬崖，急弯连着急弯。斗大的“！”黄色路标，不时迎面扑来。

前方隐约传来炮声沉闷的轰响，空气中仿佛可以嗅到火药的气味。

在这肃杀气氛的覆盖下，以“疯疯癫癫”而著称于A师师医院的姑娘们，一改往日嘻嘻哈哈的天性，一个个瞪大眼睛，紧张地向前方张望。

战争，对于她们太陌生了。这些来自绿山碧水的“仙女”，虽然身着戎装，可什么时候认真地想过战争呢？现在战争伸手可及，但战争仍对她们蒙着面纱：是丑陋的？凶恶的？还是雄壮的？伟岸的？

路越来越窄，对面来车了。两支车队小心翼翼地悬在悬崖上交错。车速慢得像蜗牛在爬。

对面车上是从第一线刚撤下来的部队。姑娘们怀着急迫探求

战争奥秘的心情，忘记了羞涩和矜持，紧张地打量着这些战神的哥们、死神的对头，这些报纸上多次颂扬的英雄们。只见他们衣衫褴褛，胡子拉杂，蓬首垢面，焦头烂额……哪里有一点英雄的神采？简直像……

姑娘们探望着，狐疑着，忽然她们感觉不自在起来：对方车上的人全都在注视她们。

从这一张张黝黑、干瘦的脸庞上，说不清是大还是小，是长还是圆的眼睛里，发射出的光居然那样灼热，那样具有穿透力。饥渴的、野性的光束在姑娘们身上扫视。这样的光束仿佛能一层层剥去姑娘的衣服。她们那明亮、妩媚、秋水般的眸子，不敢与之较量。一个个慌忙扭过身，低下头：“该死的，怎么能用这样的目光看姑娘呢？”

她们在军营里时，所到之处，遇到无不是胆怯的、躲躲闪闪的，而又带某种企求的目光。她们在三五成群的时候，常会挑战地迎击这样的目光，而对方总是一触即溃，慌乱地避开。她们便开心地哈哈大笑。她们是无敌女神。

可是，今天在这里，她们招架不住了。对方动真格的了，弗洛伊德老先生所阐述的“力比多”，通过目光传递，喷涌而至。这力量太强大了，即便姑娘们转过了身，仍感到如芒在背。她们的脸热了，心跳了。

“哈哈哈哈哈……”

“不要不好意思嘛，抬起头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关系嘛？”

“我们好几个月没看见太阳，好几个月没看见姑娘了。”

……

车队偏偏这时候被堵住了。姑娘们难堪之极，谁也不敢抬头，心里暗暗在骂：“无聊，不要脸！”同时，心中的战争形象变得阴暗而丑恶。

所幸的是道路很快疏通了，她们才得以从目光的桎梏下解脱。

“这个部队的兵太没教养了！”她们恢复了镇定，你一言我一语地咒骂起那些兵来，不过她们每个人心头忽地都涌出一个问题：“一个女人到战场上该怎么办？”她们心里一点没有数。也只是这时候，她们才切实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军人，而且是女人。

保险柜里的女人

人民解放军野战团队的编制表上，本没有女性的份额。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如今几乎每个团卫生队，甚至营卫生所都有女兵在服役。

物以稀为贵。她们在以年轻男性为主体的兵营里，成了公主，成了女皇，成了重点保护对象。男人们乐意受她们驱使、指挥，心甘情愿地为她们吃苦受累。她们的权威不在团长之下。一位精明的文化干事组建业余演出队，特意分工由女兵管后勤保障。需要服装，需要道具……只要仓库里有，女兵出马，一路绿灯。

要打仗了，军令如山。大名在册的都得上前线。尤其是干部子女，上面严令，一律要去。A师的这些“重点保护对象”当然也“在劫难逃”，全数随队来到盘龙江畔。

男人的胸怀是博大的，保护女性是每一个成年男性，甚至男孩子的本能。在前线如何安排这批“重点保护对象”，师党委成员不约而同地想出一个主意：把各步兵团和营里的女兵抽上来，加上师直、师医院的部分女兵，组建一支非编的“三八女子救护队”，配属给师炮兵团。

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常规战争，步兵是离死神最近的，而炮兵是战争的宠儿，死神较少光临，尤其是小规模、局部地区又不动用飞机的阵地防御战，放在炮兵团的后方，安全系数是前线最高的了。

于是，一道命令把分散在6个单位的28名女兵的命运联结到了

一起。

如果她们仅仅是以女性的身份而受到偏爱，恐怕不会有人“吃醋”，偏偏她们又都和最敏感的“官”字有牵连。她们之中有师团首长的夫人；有参谋、干事的情人；有营、连长官的家属。而且，这28人中，竟有25人是县、团以上领导干部的千金。于是，师里的一些“刺儿头”，冲着“官”，而不是冲着她们，编了句顺口溜：“三八队，三八队，干部女儿保险柜。”

常言道：男儿热血。其实，女儿的血何尝不热？既然上了前线，谁愿意将来背上钻在保险柜里的名声回去见乡亲父老呢？特别是看到自己原单位的“弟兄们”都拉上了第一线，她们心里真不是滋味。被任命为“三八队”政治指导员的赵丽君和副队长曹娟娟，带头不愿进“保险柜”，迟迟不报到上任。

看看师里给“三八队”的这28个人，就知道在首长心目中“三八队”确实是个“保险柜”，并不指望维娜斯的后代充当雅典娜。本来么，打仗需要外科医生，可28人中，不是与临床无缘的药剂师，就是半路出家的化验员，再就是新兵，或由炊事员刚改的卫生员，由护士刚改的医助。连一个做过外科最简单的阑尾手术的军医都没有。唯一操过手术刀的军医宋杰，却是妇产科的。女士们委屈极了。

然而，委屈归委屈，命令是不能收回的，队长秦蓉气急败坏地吼道：“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这是命令！”这样，28个人吵吵嚷嚷地报到了27个。

“残酷”的母亲

还有一个未报到的是师医院医助刘英。她眼下正躺在集结地域的砚山县医院妇产科病床上，刚做了“人流”。

此刻，她真后悔呀！自己怎么就像中了邪似地，非要争着到

这鬼地方来呢？

部队接到作战命令时，她已有两个月身孕，她要做母亲了。按规定，是可以留守驻地的。有人对她说：“你运气真好，结婚3年没怀孕，要打仗了，你正好怀上了。”

说者也许是无意的，但听者有心。“正好”两字刘英受不了。她找到院长、政委，坚决要求把她的名字从留守人员名单中划掉。她的理由很充分：“上级规定干部子女一律不得搞特殊，我是干部子女。”

院长、政委为难了。对待科学，是不能感情用事的。他们了解刘英的情况。这个28岁的少妇，子宫内有一黄豆大的结瘤，受精卵很难着床。这次好不容易怀上孕，如果上前线，就得刮掉。刮宫会刺激结瘤，结瘤再长大就得摘除子宫，那她这辈子就再也不能怀孕了。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度里，丧失生育能力，对一个年轻女人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丫头是本部队一位已离休的老副师长的千金。老副师长在位时人缘挺好，于公于私，他们都不忍心。他们找来了她的丈夫、师炮兵科参谋郭在宁，让他作主。

这小伙子和刘英同岁，南京人，白净的皮肤，一米七五的身材，长得挺帅。对妻子的“有喜”，他曾兴奋得几天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嘿！我老婆有了！生了儿子请你喝喜酒。”

这两年，他为妻子的不孕，也真受了不少“委屈”。炮兵科另一位参谋，也是婚后几年，妻子不孕，吃了多付中药，也不见效。于是人们就传开了：“炮兵科是瞎火科。”“炮兵科是空包弹。”“炮兵科是计划生育模范科。”……堂堂七尺男子，有什么能比这更难堪的呢？好不容易，歪打正着，妻子有喜了，实现了炮兵科的“零的突破”。郭在宁在人面前腰也直了，嗓门也响了。可为了上前线，妻子竟要做“人流”！他打心底不赞成。

但他见到刘英，又啜嘴起来。在妻子面前，他是个“小弟

弟”。从恋爱到结婚，都是刘英主动进攻。他是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如今，他又怎能做得了刘英的主呢？更何况，他心底也希望夫妻双双上前线，以免天南地北犯相思。因此，大主意还是让刘英拿了。

军情紧迫，来不及做手术，刘英就随队开拔。五天五夜闷罐子车，三天“大篷车”，五脏六腑倒了个。到达集结地域，她已经不成人形了。接着又发烧、生病，休养康复后，今天终于做了刮宫手术。

在战争中，女性失去的比男性更多。

刘英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她感觉不是流掉了一小团血肉，而是自己的魂魄。她感到自己一下子什么都失落了，心里一阵空虚。她全身酸软，没一丝力气，沮丧极了。她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样的柔弱，这样地需要帮助。她多希望能有一个强有力的肩膀让她倚靠！偏偏在这时郭在宁不在身边。

病房的门开了。她微微睁开眼，看见进来一群少数民族妇女，穿着艳丽的苗族、瑶族、哈尼族服装。有大嫂模样，也有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姐妹。她一个也不认识。她们来干嘛？唉，反正不是找我的。她又恹恹地合上了眼。

朦胧中，她感觉到这群人轻手轻脚地走到自己床边来了，压低嗓门窃窃地说着什么。她再次睁开眼，值班护士在她床头轻声告诉她：“这是砚山县妇联计划生育代表会议的代表，听说了你的事，大会震动了。她们这是来专门看你的。”

刘英心里一热，赶忙想欠起身。护士帮她垫高了枕头。代表们拉着她的手，轻轻地抚摸着，点着头，安慰她好好休养。一位妈妈含着泪水说：“闺女，你这是把心，把血和肉都献给我们边疆啦。”

代表们一批接一批涌进小屋，晚上10点多钟，还有一位16岁的苗家少女陪着一位老奶奶来看她。老奶奶说：“白天我们挤不

上，只好晚上来。不看看你，我们心里不安！”老奶奶颤颤巍巍地把拎着的鸡、红糖、鸡蛋送给她。

这时，房间里到处都堆着麦乳精、鸡蛋、罐头、西瓜等礼物。每份礼物上都用红纸条写着代表的名字。面对边疆人民真挚的厚爱，刘英忍不住满眶热泪奔涌而出。

这滋味不好受

经过严格的临战训练，“三八队”上了阵地，大本营设在“三转弯”。这儿背倚盘龙江，两边是高山，真有点像保险柜。

女人在男人群中受宠。“三八队”全是女人，就没有谁宠谁了。安家、搭帐篷、扛钢材、打石头……照说，锻炼不小了。可是她们的委屈没有减少。

第一线步兵阵地每天都在小打小闹，师医院和各团卫生队都忙乎开了。说不清是责任感，还是嫉妒心，反正“三八队”对自己门庭冷落、伤员寥若晨星感到不是滋味。指导员赵丽君沉不住气，抓起电话就要师长。

要通了，赵丽君满腹牢骚地向师长撒娇：“师长，我们的伤员太少了，能不能……”

“混蛋！”没容赵丽君把话说完，师长就粗暴地把电话摔了，赵丽君抓着电话筒愣住了。

当兵10多年了，什么时候受过这窝囊气呀？怎么这些臭男人一到前线都变了，变得那么粗野！放下电话，赵丽君越想越气，拔腿去找师长。

到了师部，她被参谋长截住。她没好气地一阵“急速射”，把“炮弹”全打在参谋长头上。参谋长开始莫名其妙，待弄清原委以后，才给她解释说：“你嫌伤员太少，可师长正为前线伤亡多而心疼呢。”

赵丽君这才恍然大悟。但她趁势便要求道：“既然伤员多，我们‘三八队’要求到第一线救护。”

“你别给我添乱子了，老老实实给我回去呆着！”师长余怒未消，冲进屋来又对她吼：“你以为这是演戏吗？这是战争！是要死人的！”

赵丽君脸气白了。回队后，发动全队联名给党委写请战书，坚决要求到一线阵地救护。

请战书可以想见未被批准。首长们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异常坚决，软硬不吃。

女兵——一缕阳光

副队长曹娟娟原是师医院的护士长，长期的职业习惯，使她比较注重实干。她眼见赵丽君连连碰钉子，而近来前线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可能要有大动作。她的丈夫张建国是A团主攻营营长，她在“三转弯”怎么也待不下去了。一不做、二不休，自动上前线总不会有杀头之罪。她悄悄带了两个人，来到离敌人只有几百米远的榴炮二连阵地。

她们3人一进坑道，就发现气氛不妙。二连的战士，一个个都躺在地上，耷拉着头，一声不吭。整个坑道，一片死寂。见到她们来了，才一下子都站了起来。

让她们特别惊异的是，站在面前的这些兵，此刻的形象，居然和卡车上那帮“无聊分子”一般无二。也是蓬头垢面、胡子拉杂的。而刚到战区时，他们都是一群白白净净的小伙子呀。当地老百姓叫他们“洋兵”。穿戴整整齐齐，脸上搽着珍珠霜，怀里抱着吉它。才两三个月，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一打听，才知道二连已有3名同志阵亡。刚刚牺牲的是一位排长。他头倚在坑道口的一根木柱上看书，敌人一颗炮弹正巧打

在这根本柱上。排长的脑袋被震碎了。

他们的阵地绝对不是乐园。满山云雾，不见阳光。坑道里潮湿得很，用水却严格控制，他们已经记不清有多久没洗过脸了。坑道是利用天然洞穴加工成的。洞里缺氧，通信员划了根火柴照明，被指导员训了一顿。因为这要消耗氧气。这里只准打手电筒。

战士们被沉闷、哀伤笼罩着。

但是，女兵来了。她们好似一缕阳光，一下子把坑道照亮了。

她们没有回天之术，只有女人的温馨。她们包包扎扎、清创消毒……家中有女为“安”，她们带来了安全感。这是任何政治工作与行政命令都做不到的。她们挨个儿询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用纤细的手为他们擦洗包扎伤口。她们把女性的温柔平分给坑道里的每一个战士。

倾斜失重的心理，在女人面前渐渐地得到平衡；伤口经女人的手处理，疼痛感似乎也大减。

坑道里恢复了生气，有说有笑了。有人提出要求她们“来一个”，她们商量了一下，掏出口琴，奏起了《一条大河》、《十五的月亮》、《妈妈的吻》……

得寸进尺，他们又提出要着跳舞。这把曹娟娟难住了。灵机一动，她反守为攻，叫他们先跳。

他们真的跳开了。两位南京籍的排长跳得真好，随着手提录音机的迪斯科音乐，他们全身每一个关节都能运转自如，每一块肌肉都能随节拍抖动。

轮到她们了。在起哄声中，她们无法推托，医助刘丹丽笑吟吟地跳起了《草原牧歌》。随着悠扬的马头琴声，她时而策马徐行，时而抖动双肩……

阵地上梦幻似地呈现出恬静的草原风光。

刘丹丽人称“黑牡丹”，皮肤微黑，高雅端庄，平日里雍容华贵，笑起来也不失庄重。她这会儿对战士微笑着，旋转着，双肩有节奏地抖动着，可谁能想到她的胸腔里，揣着一颗破碎的心呢？

她是一位军职领导干部的独生女儿，从小无忧无虑，活泼好动。很小就喜欢跳舞，15岁时曾横渡过长江。是班上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一名团委委员。

1976年，她在开封上中学。一位年轻的政治教员因送花圈祭奠周总理，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判刑两年。

铁窗无情，这位老师的妻子为了划清界限，离婚走了，留下了7岁的孩子和老母亲。

刘丹丽和班上的7位女同学，担负起照顾孤儿老母的义务。

1978年，这位老师的问题搞清楚时，刑期也满了。眼看这位饱尝两年铁窗酸辛，而又步入一个没有主妇的家庭的可尊敬的良师，7位女同学都涌起一个念头：占领这个主妇位子，用温柔来重新编织一个温暖的家。

女孩子们生性腼腆，性格直爽刘丹丽占了先。她第一个向老师表明了心迹。

老师很激动，但也很理智。他明白学生对他是尊敬加同情，而不是爱情。他比她们大10多岁。他对她们一一拒绝。只有刘丹丽，毕业下乡后还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当然老师也给她回信。

在农村，她当上了赤脚医生，一心一意地为缺医少药的农民们尽着绵薄之力。两年中，家里为她争取到4次回城的机会。可她偏爱认死理，就是要扎根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

家中对她和老师通信的事，也有风闻，愈加不放心。知道硬压对她是无效的，只有靠疏导：“你既然想为贫下中农服务，就应该学会服务的本领，你可先到部队，学会了本领，再回农村